周禮注疏小箋

周禮注疏小箋卷三

南海曾釗學

春官宗伯弟三

大宗伯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疏〕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釗按冢宰職

祀五帝注祀四郊及明堂疏申以月令迎氣四郊并夏正饗五帝明堂則祀五帝卽此經迎五行之氣一也又彼下經云贊玉幣爵之事此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詩甫田以社以方傳方迎五方氣于四郊正義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又郊特牲正義引皇氏說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用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亦用盎齊詩大田來方禋祀正義五官之神有配天之

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若然則祀五帝配以五人神皆在肆師大祀中此五祀之祭肆師之次祀禮器郊特牲正義五祀常祀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此經又云血祭禮器正義謂初祭降神已埋血與五迎氣不同可知竊謂四郊迎氣則五人神爲附如郊天配日月之類其禮大祀於戶竈等則五人神爲主如春朝日秋夕月之類其禮小不容混也先鄭五祀於宮中後鄭祀五官之神其說誠是至謂五色之帝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解此血祭則非矣知

者中霤禮祭五祀於廟此廟與先鄭謂之宮爲一春秋左傳昭二十九年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正義引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元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應劭風俗通義引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則古周禮說五祀本與五官之神亦爲一然太平御覽引鄭駁異義云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

神非祝融是老婦其說甚辨但按禮器奧注云當爲爨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用黍肉無籩豆俎則祭竈與祭爨禮本不同不足據以難許矣其禮節詳吳澄逸禮中霤禮篇云設主即制心肺禮器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則血祭正謂制祭時與中霤禮合五祀月令有行白虎通有井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

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釗謂其說非也詩周頌雝序禘太祖也云相予肆祀鄭注尚書牧誓云肆祀祭名當與此經云肆爲一則肆謂禘也獻鄭注云獻醴謂薦血腥按禮器大饗腥注大饗祫祭先王正義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其說與鄭注此經獻爲一則獻謂祫也祫大於禘今先禘後祫者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是祫禘先後亦無定文又孔注云禘祫之禮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通考引鄭元謂祫則毀主未毀主合祭于太祖禘則惟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

穆之遷主則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旣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則灌者別尊卑序昭穆之始故曰祼獻祼鄭君云逆言之恐未得其說而爲之詞耳饋食當卽周語之日祭月祀韋昭注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月祭祭於高曾祭法天子五廟諸侯三近漢亦然漢舊儀寢廟日一太牢四上食十二月則太牢饋食與閏月十三蜀譙周禮祭集志月朔加薦像生平朔食也謂之月祭有奠無尸故羣廟一日之間盡畢之則日祭月祀卽此經饋食也日月禮簡饋食而已著於時祀之上者以與禘祫禮隆相對

故在此也漢書韋元成傳日祭於寢元成議祭不欲數宜復古禮請罷諸寢園日月間祀後人遂以日祭非禮豈知漢之非禮在寢園而不在日祭哉是以祭公謀父言于周穆觀射父言于楚昭皆以爲先王之制其說載在國語又穆王康王之孫是時禮籍詳明而謀父告以日祭則非後世不經之典可知矣

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爲截截謂疫厲疏云札謂爲截截謂疫厲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晉秋有夭昏札瘥是厲鬼爲疫病之事○釗按說文截斷也釋名絕截也此卽賈所本但與此經義實不可通竊謂札讀爲

截蓋讀從截音非破札爲截天官大札則不舉釋文徐音截截集韻十六屑札疫厲也徐邈讀皆不以截爲疫厲疑鄭君元本當云札讀若截謂疫厲不重出截字訓詁音義恆相從讀若截者釋名疾截也有所越截也疫爲行病流注最急取越截意故曰讀爲截厲卽癘字通借疾醫注癘疾氣不和之疾疫亦氣不和所致故曰疫厲賈以爲厲鬼爲病蓋本鄭注郊特牲禓强鬼時儺索室毆疫及方相氏注而鄭注又本禮緯斗威儀然此經既疫厲聯文似無厲鬼意也

大均之禮恤眾也（注）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疏）鄭約

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釗按均人疏總均幾内鄉遂及公邑而此爲同邦國之禮是不得引以爲說之明據也況彼職明云地政地守地職於軍禮尤毫無關涉竊謂大均者均其人力謂若有征伐之事六服輪流分配從王不專疲勞一方使分任之故謂之恤衆矣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注疏親就昏禮成就冠禮說按親卽親萬民之親八禮皆有之成男女連說猶言已

成人者以昏冠親之耳

四望〔注〕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疏〕禮無祭海之文○釗按先後鄭皆各得其一而賈疏則未詳考者也春秋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公羊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又異義春秋魯郊祭三望謂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據此則魯三望者泰山一河二海三皆在地中故曰祭土天子四望當有

星故曰祭天但祭天而有嶽瀆海者天子能兼諸侯諸侯不得僭天子之義也惟祭天故不曰望祭而曰望祀惟兼及地故圭用兩邸今後鄭但言祭土先鄭但有星海而又雜入類祭之日月故曰皆各得其一也左傳正義引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星國之山川異義亦云然今不從者按左傳昭元年日月星辰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杜注星辰之神如實沈者是諸侯祭分野星爲禜祭非望祀也又云賈疏禮無祭海爲未詳攷者按禮記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則經傳旣有明文不得言禮無文審矣

小宗伯　吉凶之五服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疏不據章數爲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爲五則知吉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人爲五也○釗謂鄭說蓋約司服言之彼經云喪服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下又云卿大夫凶服加大功小功士凶服亦如之注又加緦焉卽與此經之五服一也鄭說此經五服實以服數欲循其詞故以人數賈乃謂喪服一而已不得數服豈其然耶

辨六齍之名物注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

莤○釗按齍亦與彝尊爲類盛黍稷之器天官九嬪贊玉齍卽此彼經注謂敦也又按籩人朝事之籩有麷蕡白黑羞籩之實有糗餌粉餈注麷熬麥蕡麻白稻黑黍糗餌粉餈以稻黍爲之肆師疏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則稻粱等當在籩中此齍不應有此項爾雅粢稷也此器盛之故名齍禮記亦借作粢皆謂器非穀屬也穀以稷爲長故別盛以六器其六齍最貴者爲玉齍小宗伯辨之后薦之九嬪贊之自非稻粱等物所能同也

祭之日逆齍注受饎人之盛以入○釗按此在省鑊

以前則非已受饎人之盛者可知且受饎人之盛以入自是小祝之職故彼曰逆齍盛也此小宗伯所逆者其逆諸女宮滌濯者以授舍人而實饎人之盛與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釗按先鄭讀則與祭爲句是蓋祭軍社及主也考左成十六年伯州犂曰戰禱也禱亦祭義則臨戰有祭可知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以脯醢禮神疏以其在路不可恆設牲牢與殯奠同謂之奠然則有牲牢則謂之祭矣此經軍將有事是將與敵合不但

在路而已其事重有牲牢故曰祭祭必天子親之故
小宗伯職曰與至於四望則但命有司將事而已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注)涖臨也(疏)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
伯涖之○劉謂及執事涖爲句大斂小斂連帥異族
而佐爲句及執事涖者及疑與字之譌肆鬯渳尸大
祝以之小祝贊之則小宗伯亦涖之而已執事謂執
喪事之人其卽肆師鬱人鬯人與
甫竁(注)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
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脃之脃(疏)杜子

春讀竁爲毳毳亦是穿當時有此語云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脃之脆者時南陽郡人名穿地爲竁之聲如腐脃之脆則以竁爲脃也腐脃之脆後脃字刻作脺按釋文舊作脺誤又云脺以下皆非鄭義故今改作脃以還鄭之舊○釗按漢儒解經之例有二故書某當爲某此改字也讀爲某讀如某此不改字讀從其聲也此竁說文本訓穿地竁穿聲轉故鄭大夫讀爲穿竁从毳聲故杜讀爲毳毳與脃聲亦近故後鄭云竁聲如脃脃惟腐脃薄故易穿後鄭讀竁如脃猶鄭大夫讀爲穿皆聲義相從以爲以毳爲脃非也杜子春讀爲毳說文毳獸細毛也釋名毳芮也

如水草毳芮與竁義本遠賈云毳亦是穿當時有此
語不知何據大抵賈之學貫通經傳之文則有餘而
聲音訓詁所得似尚淺也
肆師　且授之杖（注）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
夫杖七日授士杖元謂王喪依諸侯與○釗按檀弓
云天子崩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則授士杖亦
在五日與
用牲於社宗（注）社軍社宗遷主也○釗謂社宗卽社詩
大雅鳧鷖旣燕于宗箋宗社宗也疏以社是尊神故
言社宗若然則鄭注此經不當爲異解也知宗非遷

主者詩烈祖正義引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據此凡言宗皆非毀廟之主曾子問師行以遷廟主行夏書甘誓用命賞于祖小宗伯職注遷主曰祖則遷廟之主稱祖不稱宗故史記周本紀亦但言載文王本主而已書大傳云王升舟宗廟惡蓋約略言之恐未足据以解此經宗字也

則爲位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釗按小

宗伯職云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則當肄儀時小宗伯已爲位矣豈行事時又更使肄師爲位乎故書作泣義本長但爲字當讀于僞反耳爲泣者爲軍將泣其儀也宗伯泣之肆師佐之故下經云治其禮儀以佐宗伯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釗謂亦泣之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釗謂治者臨治之

鬱人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鄭司農云鬱草名十

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焦中停於祭前〔疏〕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釗按說文鬯部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煑之爲鬱許受業於賈景伯賈受業於劉歆鄭司農傳其業於父興興亦受業於歆今司農注此經與許君合則皆歆之說也但此經注於百廿貫下較說文多一爲字按其文義當讀百廿貫絕句說文無爲字較長賈疏讀百二十貫爲築絕句蓋唐時周禮本誤衍爲字賈不能援說文正之又以爲字無屬遂以爲築絕句與上爲貫相對耳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釗謂節節次也如一獻王灌尸二獻后灌尸之次第

鬯人　禜門用瓢齎(注)元謂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陸氏音義)在兮反(疏)以其割齊爲尊亦取質畧之意○釗謂賈說殊强齎當讀爲齋取甘瓠割去柢以其齋爲尊也齋古亦通作齊左傳若不早圖後必噬齊故鄭云讀爲齊而賈氏不審讀爲割齊之齊非鄭義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注)蜃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釗謂蜃者飾以蜃耳

司尊彝　其再獻用兩象尊（注）以象骨飾尊○釗謂尊爲象形者薛尚功鐘鼎款識有圖

祼用斝彝黃彝（注）黃彝黃目尊也元謂以黃金爲目○釗按此說非也上云雞鳥下云虎蜼此獨云人目乎況前文斝彝亦刻禾稼形而此乃刻兩人目于尊中與之爲列亦似不類考爾雅翼云禁中尊乃作龜形其上方悟黃目者乃龜也若爲人目而黃之黃乃目病爾其說較安（爾雅新義十六卷引說文罍龜目酒尊）

壺尊（注）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釗按疏不申以壺爲尊之說或遂疑壺與尊爲一物異其用

因異其名非也竊謂此之壺尊卽鬯人祭門瓢齊彼注云瓢瓠蠡也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瓠亦通借作壺詩八月斷壺毛傳壺瓠也爾雅釋木壺棗釋文引孫炎注棗形上小下大似瓠故曰壺据此則鄭注云以壺爲尊者蓋言以瓠爲尊與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注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元謂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釗按章懷太子注後漢書章帝紀引續漢書四時之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

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謂之閒祀又晉灼注漢書引
漢舊儀嘗麥等皆太牢據此則閒祀蓋薦新之祭漢
制甚明先鄭不用者蓋韋元成嘗有諸園寢日月閒
祀宜勿復脩之議韋號爲通儒故先鄭變其說耳不
知元成謂園寢日月閒祀勿復修非謂閒祀薦新非
禮也且薦新於仲月季月時祭於孟月故謂薦新爲
閒於文亦順先鄭乃以禘祫與追享朝享爲一誤矣
朝享後鄭解爲告朔之朝祭按朝廟即祭法之月祭
譙周禮祭集志月祭像平生朔食有奠無尸此經有
祼有朝踐有再獻非月祭明甚攷周頌烈文序箋云

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据此則朝享實卽政之祭故尊彝之設咸備後鄭第因朝廟之朝與經文合遂牽坿亦誤也

司几筵　其柏席用萑（注）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疏）其言無所依據○釗按史記河渠書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迫也又柏人者迫人也蓋漢時訓詁如此賈說非也

天府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疏）經雖言治中兼有不中在其間○釗謂此不必補不中一層蓋大功藏於司勳治中藏於天府優功績與循

良也

上春獻寶鎮寶鎮無注○釗按趙岐孟子注引作寶鐘考夏官小子職云釁邦器注邦器禮樂之器則彼所釁者恆常之鐘此官所釁乃傳世之寶鐘如和鐘之類故不屬之鐘師而在天府也

典瑞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注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之駔疏讀爲沙元謂駔讀爲組以組穿聯六玉疏璧琮者通於天地○釗按上曰牙曰珍曰羨皆粘圭璧璋言不當此獨變例而解作動體字也竊謂駔纔也爾雅釋言奘駔

也孫樊作將且則駔猶且也有苟且祖始之意又釋獸注秦晉呼大爲駔駔猶麤也此六玉以斂尸不必精細故用粗大苟且成者耳疏亦麤義禮玉藻客飧主人辭以疏郊特牲疏布之尚皆作疏麤解也璧琮疑以璧爲邸而外爲琮形者如圭璧之類

典命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注〕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疏〕案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

食之薦與徹無與於后可知也安得謂后徹外內宗

佐傳哉

哭諸侯亦如之○釗謂諸侯兼內外言王朝公孤及外諸侯來朝而薨者后哭之則夫人九嬪世婦等必從后哭夫人等亦必哭故不曰后而概言哭諸侯也夫人九嬪等有尊卑之殊故須序之

外宗　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注內內外宗及外命婦○釗謂內命婦如姑姊妹之屬嫁於卿大夫者外命婦謂同姓同宗同族人為卿大夫者之妻諸侯亦謂同姓同宗同族者故不九嬪掌而

特立內外宗掌之也

墓大夫(疏)不云冢云墓者禮記庶人不封不樹○釗按此文出王制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撰集所記多夏殷制恐不足證周禮也知者大司徒以本族六安萬民有曰族墳墓周書大聚解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是周庶民有墳之明證又士記古者墓而不墳易繫辭傳古者不封不樹言古者見周之不然故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不封不樹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其說當有據也春秋緯士墳四尺以兩而降則庶人之墳蓋二尺小爾雅四尺謂之仞二尺

故半仞矣鄭注冢人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
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則鄭君亦謂庶人有墳賈據王
制非鄭義也然不云冢云墓者殆以冢山頂之名此
二尺墳不足名之故曰墓與

掌其度數注度數爵等之大小（疏）經邦墓是萬民而見
有爵者謂本爲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爲卿大夫士其
甃不離祖父故兼見卿大夫士也○釗按經但言國
民而鄭賈必强指爲見有爵者以王制云庶人不封
不樹及春秋緯云庶人無墳而此經云度數故臆解
如此然信如鄭賈之說則是其祖父無墳而獨其子

孫馬醫聳然乎疑非雖衆車徒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之義也且民墓未嘗無昭穆此經所謂正其位是也既果無墳則昭穆從何而辨周書大聚解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則民亦得爲墳也其不曰民而曰國民者見唯國中民得葬于其間若謂民便可統有爵而并舉之幾見六經中有此義例哉

居其中之室以守之（疏）謂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爲室而萬民各自守之○釗謂此文承帥其屬而巡墓厲則亦謂墓大夫之屬居其中室以守之耳巡言巡行守言居守皆墓大夫事也

大司樂　舞雲門大卷大咸注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

疏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者祭法文彼云正名百物以明民是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者祭法文彼云義終絫祭法注云賞賞善義終謂旣禪二十八載乃死○釗按疏不解釋成名而殫均儀民反引祭法以糾正之非也成盛也見釋名又宣二年左傳宣子盛服將朝注盛本或作成漢書郊祀志日主祠盛山史記封禪書作成則成卽盛長也正爾雅亦長

也音義並同故祭法借用正名大也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秦策賂之一名都鄭康成高誘注皆云名猶大然則成名萬物猶言長大萬物豈謂物至黃帝而後有名哉惟其長大萬物故樂曰大卷祭法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據魯語賞當爲亶義終當爲儀民此注不誤較禮記注爲長蓋義古爲儀爾雅儀善也詩宣昭義問作義終或作眾雜卦傳大有眾也荀爽本作終士相見禮眾皆若是今文終作眾眾與民聲近故眾或作民然則賞乃亶之誤字義終乃儀眾之假借眾乃民之通作賈公彥特未細考耳此說經所以

貫通聲音訓詁也

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釗謂藩域也律呂之聲域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也蓋聲爲陽音爲陰陽無質而陰有質故曰藩焉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疏）土祇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地神惟有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釗謂其說未安按下經奏樂于圜丘六變則天神皆降可知此天神卽祭圜丘之神矣土示亦卽祭方澤之示彼八變此五變者彼就

奏以降神而言故有不減之樂節此就神自致而言

故五變而已見其昭假之無間也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疏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

南郊相對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

澤○釗按祭地北北郊漢人舊說也夫北郊即有澤又

豈能必其中有丘乎此不待智者而辨矣竊疑澤即

澤宮方丘謂大社也蓋社在雉門之外庫門之內澤

所在孔穎達雖以爲未聞然郊特牲曰王立于澤親

聽誓命又曰獻命于庫門之內則是澤亦在庫門之

內可知已此經云澤中方丘者亦社外環以澤宮故

得此名爾其不曰社而曰方丘者考史記封禪書宋
有太丘社是社得以丘名其壇壝方故謂之方丘社
祭春秋以報農此祭夏至以祈土故同一處而二名
九磬注九磬讀當爲大韶○釗謂九磬卽書所謂簫韶
九成也莊子至樂九韶之樂史記五帝紀禹乃興九
招之樂是也通志曰夔修九韶六列六□以明帝德
磬韶招古今字耳不必破九爲大也
以享先妣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
爲帝嚳後世妃○釗謂此說非也史記五帝紀云帝
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勲世本云帝嚳生堯[illegible]安得云

傳十世乎周本紀云姜原爲帝嚳元妃則安得云後世乎又所傳出野見聖人跡事尤怪不足信詩厥初生民疏引毛說曰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此說得之高辛帝嚳也

樂師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疏此絶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釗按學士非專於舞而不歌下大胥職云秋頒學合聲聲節歌也其合之者正預習之以待祭祀耳小師職云徹歌序官云上士四人其即學士

爲之與疏云瞽人歌縿似亦誤瞽矇職無歌徹文也

大胥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疏祭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則不興舞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亦不徵學士也○釗謂此用樂者兼歌舞上秋頒學合聲則學士未嘗不歌也凡祭祀包大小言小祭祀不興舞未嘗不歌上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承上國之小事而言注小事謂小祭祀可證也不言祭祀而言凡不言用舞而言用樂尤爲明證或謂疏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是凡者包

神示鬼非包大小言也豈知祭謂祭地示人鬼祀謂祀天神則此二字已舉天地宗廟又何贅言凡乎

大師　皆播之以八音注播猶揚也○釗謂播必杜子春所改疑故書作藩藩之以八音者蓋金不能爲石音石不能爲木音推之匏革竹土絲皆然非如五聲之能變而相生也淮南地形訓云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五聲本變動不居者而五聲不能離八音而自爲聲則命之曰藩正先聖人文字之僞鍊改用播則意淺矣

教六詩曰風注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疏鄭據二南正風而言○釗謂風不與雅頌聯而冠賦比興之上

疑當讀去聲詩序風風也徐下風字福鳳反崔靈恩集注則直作諷字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曰風按古有雅頌無風之名左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又爲之歌邶鄘衛而不曰歌風可證其曰其爲衞風乎者言其風氣耳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亦謂律氣則風雅頌者乃孔子刪詩後而有是名非周公當時已預定此三體也籥章中春吹詩不曰豳風而曰詩亦可互證

下管播樂器疏聲出曰播謂播揚其聲○鈞謂播布也播陳其樂器令奏之故下云令奏鼓棘

帥瞽而廞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鈞按亦

通作引詩行葦以引以翼本或作洭是洭與引音異
義通也爾雅引陳也則訓洭爲陳本合古義

小師　徹歌大饗亦如之疏徹器亦歌雍○釗按疏又
云諸侯自相饗歌振鷺引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
云徹以振羽振羽當爲振鷺竊謂振鷺在周頌篇不
應但爲諸侯相饗所用而已王饗諸侯當亦用之且
雍詩曰於薦廣牡相予肆祀於饗奚取焉然則亦如
之者言小師亦爲之歌耳

韎師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飲
食之味杜子春讀爲韎荎著之韎元謂讀如韎韐之

韎疏後鄭云讀爲韎韐之韎者欲取韎爲赤色是以禮記檀弓云周人大事斂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樂名韎者取色赤東方之意○釗按禮明堂位注引周禮韎師掌教韎樂詩鼓鐘正義引孝經鉤命決東夷之樂曰昧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則故書當作昧取冥昧之義集解屯卦彖注引荀注謂陽動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春秋元命包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按昧亦黑象正與鉤命決時生之言合先鄭讀爲味飲食之味者白虎通引樂元語西夷樂曰味味之言昧也是昧本亦作味故先鄭讀昧

爲味但樂元語云西夷明堂位云東夷二書不同按明堂位正義白虎通東離西昧此東曰昧西曰株離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明堂位各舉其一云云然白虎通又言北夷之樂曰昧是昧者北夷之名夘非誤者易稽覽圖屯爲十一月卦又屯外卦坎候在十二月内卦震震東方也離伏坎下而春氣已盈說卦曰屯者物之始象曰天造草昧故東與北同名也後鄭作韎者亦取聲同賈申之以爲取色赤釗按鄭駁五經異義韎草名齊魯之間言茅蒐聲如韎似與曰任曰株離曰禁者不類則

注此經必不如此東夷衣布帛亦未見其有韎義恐非鄭義也

籥章　以樂田畯注古之先教田者○釗按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傳田大夫也注誤

龜人　上春釁龜注上春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釗按秦本紀改正朔在始皇二十六年滅六國後而不韋徙蜀自殺在十二年史有明文康成殆未考耳要之各自爲說不必牽合周官也

祭祀先卜注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釗按春秋元命包云古司怪主卜事物紀原伏羲始作龜卜然則先卜此其是與

占夢　獻吉夢于王注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釗按句上承聘王夢下接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則此吉夢亦王之吉夢也蓋發幣而占王夢其吉者獻之惡者贈之與

大祝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注后土社神也○釗按大宗伯王大封先告后土大封與建邦國一也彼統主其禮此專主用牲幣之節爾彼注后土土神也

黎所食者疏五行之官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爲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爲后土神與此正同若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世人因名社爲后土耳據此則社是五土總神非卽后土后土但五行中之土官耳以后土配社食猶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鄭賈於宗伯注知其爲二此獨渾之未免抵牾

小祝　彌裁兵注彌讀曰敉安也○釗考漢書李廣傳彌節白檀注彌節少安之意又類篇止也韻會息也皆與少安訓合則此經不必改彌爲敉也

甸祝　禂牲禂馬注杜子春云禂禱也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釗按禂讀爲侏雖據古音季恩哀蔡歌梧桐萋萋生於道周實樹徘徊臺閣既除古讀周如殊故鄭改讀禂爲侏侏又揚雄三老箴窽寇侏張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侏張卽譸張亦禂侏古音本通之一證抑知禂卽禱別體固無煩改讀也蓋禂从周周古與壽通爾雅幬謂之帳釋文一作幬書譸張爲幻釋文譸本作輈爾雅作倜則从壽者亦可通作从周矣然猶疑其不出於一書也同一爾雅耳今本釋言翿纛也翿从壽開成石經及宋本爾雅作翢从周是从周从壽本爲一字無疑也疏猶曲護鄭說而闕杜君殆未考古義與說文引

詩既伯既禂更可爲禂卽禱之明證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釗按古祓除不特三月上巳也宋書禮志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邪漢書又載八月祓灞上則祓除者歲數舉之故經不曰季春而曰歲時謂歲之良時云爾鄭注曰如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得之而賈疏單指三月失鄭義矣

巾車　樊纓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劍按鞶訓爲帶者許賈服之說耳說文云鞶大帶也賈服皆云鞶紳帶也見左傳疏及詩疏及鄭注儀禮禮記皆不承用士昏禮記注鞶鞶囊禮記內則注鞶小囊此說本確何於此忽自牴牾乎考士昏禮記毋施衿結帨衿小帶則不得復施帶卽別名紳帶以曲護前說內則衣紳紳帶之垂左傳鞶厲厲大帶之垂則亦不得復有紳帶又易訟或錫之鞶帶本經賈疏引易注鞶帶佩鞶之帶云但易之鞶謂鞶囊張衡思玄賦璘貞亮以爲鞶兮雜技藝以爲珩注鞶所帶珮也太玄周

首帶其鉤鞶厲以玉環則鞶恐非帶別名如亦以爲大帶則帶是何物禮記檕袌疏引熊氏云袌刺也以鍼刺袌而爲鞶囊鄭氏後惟熊氏皇氏深於禮其決擇當不謬者以此益知鞶是小囊爲得其實也今以樊爲鞶則將施囊于馬乎自知其說不通乃復采用前所不用之說亦足見其失據矣又考荀子禮論篇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劉熙釋名韅縣也橫經其腹下則馬腹下帶謂之韅左傳注左腹曰鞅則馬腹帶亦名曰鞅若鞶未他聞焉故樊不得改爲鞶卽此亦可爲旁證

條纓注條讀爲條〇釗謂條有條理也書曰有條而不紊條纓校樊纓則文少畧清晰矣

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杜子春云鵠或爲結〇釗按儀禮既夕禮云用疏布緇翦注翦淺也莊子在宥篇云佞人之心翦翦者音義李云短淺皃則此經前未可遽作淺黑解也竊謂前樊結纓蓋其纓之樊然結者校十有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色爲淺云爾而豈必黑之云哉惟結故短李音莊子其義或即本此

棼蔽注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〇釗謂讀棼作薠是也

其謂蘋麻以為蔽則非考張平子南都賦云其艸則藨苧蘋莞蘋與莞為類則亦蒲屬而非麻屬也竊意此經亦謂以蘋為席而蔽車耳蘋麻蓋未聞

司常　雜帛為物○釗按物蓋旃之譌旃亦作勿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斿雜帛幅半異則勿卽此官之物旃物形似故譌耳但說文云州里所建與此經言大夫士建異者所聞異也要以此經為正

師都建旗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釗按說文旗引周禮曰率都建旗則師乃率之譌率亦作帥與師形近故傳寫譌僞耳得許君此

引文便解司常與大司馬異建之疑誠一大快事

都宗人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旣祭反命于國(注)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釗謂禱者求福祠者報塞令者王令都宗人即下曰反命是也自上出爲命自下稟爲令其實一也祭則時祭之蓋社稷先君廟之祭公卿自依大宗伯所頒典禮而行至於名山大川之在其地及因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則王以時令都宗往祭有故則令都宗人往禱旣得福則令往祠旣事則皆反命而經於禱祠下不言反命旣祭上不先言祭者省文故於家宗人互備其義此周官例

也鄭注似誤家宗人注亦誤

番禺陳慶修錢塘汪舜俞校字

周禮注疏小箋卷四

南海曾釗學

夏官司馬第四

大司馬　制畿封國○釗謂畿謂侯畿甸畿之等國謂大國小國次國之等

進賢興功疏進賢謂臣舊在位有德行者并草萊有德行未遇爵命者進之使稱才任用有功者舉之亦使任用○釗謂賢諸侯之有德者進謂如加地進律之等功諸侯之有勞者興謂如錫彤弓秬鬯之等興尊尚也見詩大雅興迷亂于政箋此條略與王氏鄭氏之說同但諸賢皆以加地進律合解進賢興功稍異于釗說耳

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釗謂四面削其地句當引在野荒民散則削之下此眚當訓如大司徒荒政七曰眚禮之眚眚裁損之也蓋馮弱犯寡者自恃其威權耳以王師臨之則崩角謝罪此所以抑其威

負固不服則侵之注不服不事大也○釗謂不服不行王朝之法度一不朝三不朝之類

放弑其君則殘之注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疏若加虐殺之○釗按殘鄭蓋讀爲踐尚書序遂踐奄大傳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

按此刑卽不孝之刑君與父同故放弒其君亦用此刑矣踐亦爲翦翦斷也故鄭云殺也翦亦爲滅故鄭引王霸記云殘滅若疏則但釋殺之義何以云殘滅其惡耶○殘本與踐通踐奄周本紀引作殘奄

辨鼓鐸鐲鐃之用【注】鄭司農云辨鼓鐸鐲鐃之用謂鉦鐸之屬○釗按此說殊不了晰竊謂用卽下經云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以及鳴鐃且卻之類蓋用者用以聲坐作進退也

辨號名之用【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疏】綴之於膊

上以別死者○釗謂徽識可用於晝故孫子曰晝戰多旌旗此經下云以辨軍之夜事則雖有徽識其誰見乎竊謂號名者所謂軍號也號須記載以便稽査故上曰讀書契而注謂讀書契以簡軍實乃大閱事耳

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注）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釗按注義未盡遂師職云田獵平野民若然則有司統鄉師遂師而言蓋鄉師平其鄉之車徒遂師平其遂之車徒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注）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

要不得令走○釗按天子不合圍湯設三面之網易曰王用三驅是皆不欲盡取之意此經逆要不得令走無乃非仁者之心乎竊意逆當爲翼書多士云敢翼殷命鄭注云驅也見毛詩召南疏詩召南騶虞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正義曰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然則驅者自後逐之翼者左右逐之正與三驅義合易正義引褚氏諸儒云以三面著人驅禽言之翼從屰聲後人改作翼从弋然則弋與屰可通用弋書多士釋文云馬作翼去屰故逆古作屰故疑爲翼之假借也

司勳　掌賞地之政令注政令謂役賦疏賞地在六鄉

之內其民亦從鄉之徭役法○釗謂政令乃二十而三之征法耳蓋賞地出賦但共受地之家而不共國也按左成七年傳楚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則賞田無國賦不從鄉之法明矣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注)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元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釗按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是王於采地皆四分取一若賞地三分取一則更重於采地矣何以優功乎先鄭雖誤以采地爲賞地

而其不以美田之說殆近是也考檀弓不食之地注不食謂不耕墾此經一食比不食爲優而比不易爲劣故曰不美之田賈疏謂無文以言之蓋未考耳按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箋甫之爲言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爲一成之數成稅百夫其田萬畝蓋惟公田無山麓川澤又不易之地故十千有百夫耳其餘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則三夫而受六夫之地也六遂以外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

則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也本志鄭賞田據載師在遠郊任六鄉之餘地則地之美瘠當亦與鄉田等考載師注遠郊之內地爲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除六鄉七萬五千家受十五萬夫之地餘九萬夫以一家受二夫之地計之爲四萬五千家合七萬五千家得十二萬家然則鄉田與賞田皆一家受二夫之地種者居其一休者居其一合山澤林麓所去之一所謂參之唯歲種者有賦易曰人三百戶鄭注采地方一成定稅三百家成容九百夫三分去一猶容六百夫而稅三百家是一易再易之田無賦所謂一食也其不食者謂之加田加田者加于

所食之外經文本明惜後鄭誤以一食爲王食故加田誤爲加賞之田矣曰無國征何也蓋受賞地者但就所食中以二十而三貢王師見載其所不食即置不復計故曰無國征以對所食田有二十三之征而言故又曰加田無國征也

量人　營后宮注后君也容王與諸侯疏知非王后之宮者以其不得先言后故以后爲君也○釗按此說大謬經之先言后宮者以與國城郭俱言營故類及之而與下所云量者自分二科不可以爲先王朝也且明言后又安得以爲王乎雖經典亦多訓后爲君

者然周禮初無是而據以為釋終覺未安矣若王宮
則冬官司空匠師營之考工記匠人職言王宮門阿
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當即匠師所須之法也蓋
冬為少陽夏為少陰匠師營王宮者在冬官量人營
后宮者在夏官聖人分屬正自有義但冬官亡故說
經者不得依據而妄以意測耳然則后宮不見制度
之數奈何曰其制自與王宮同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故王宮六后之宮亦六匠人不言后者統于王亦猶
內宰職言掌王內之政閽人職言掌王宮中門之禁
兩

小子　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注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疏祭用羊是用太牢爲宗廟之祭○釗謂二經是一事觀而字可見蓋言以羊肆等祀于社稷五祀也尚書祈于新邑羊一後漢書以黃羊祀竈是以羊祀社稷五祀之證至珥當爲弭如小祝所謂弭災兵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則王與之嘗辨之矣或謂此珥既爲弭災兵之祭則安得引周書之祈新邑爲證乎祈新邑是大祭祀故用太牢有牛羊豕此爲小祭祀故第用羊及駹犬曰何以知然曰冬官冢人已亡而地官牛人尚

存不聞祈珥共牛牲也周官六官中但犬人職云幾珥用駹及此羊人職祈珥共其羊牲而已

掌固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注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疏云他要害者謂城郭所守是其常處除此有要害之處若殽皋河漢要路之所○釗謂凡守者但守城郭溝池樹渠之所而已其他險阻則具于下經所謂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云云蓋凡他處要害亦都郊山川中物耳且以文法言之則此處緊接上城郭云云文未可遽攙及下文也下經云晝三巡及夜三鼜以號戒皆掌固身親之而疏謂掌固

設法與所守之處非是自巡行亦誤不然則守法亦一定章程耳序官稱上士二人下士八人豈非冗員乎或謂信如子言則都邑以下不用巡矣曰非也都邑等則守彼者巡之經不言文不具疏若置彼處則無可議也

環人　掌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釗按兵書曰致人者不致於人左氏傳曰使剛而無勇者嘗寇而速去之皆後世求必戰之術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戰而服人微特彼國利也不傷吾卒士不苦吾將帥威莫神焉而顧

必求一勝之快豈元公制官之意哉竊謂環人者義取審察內外若環相循而不窮致師者深審我師敵師而極其確記君子致樂以治心注致深審也師義莫先於知己知彼而知必要于致故環人以此爲首焉史記周本紀尚父與百夫致師此蓋本戰國之書不足據也

訟敵國注敵國兵來則往與之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釗謂鄭所云諸侯事耳天子討而不伐凡所軍國皆曲而不直尚何於訟則此云訟不得兼言曲直矣史記呂氏之亂周勃未敢訟言誅之注訟言猶公言蓋聲罪致討無所隱諱如訟于庭耳周語讓不貢告

不王下又云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韋昭注謂以文辭曉告之司馬子曰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曰某國爲不道征之是其義也

射人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注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也○釗按注下引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則立于後卽連以矢行告爲句先鄭說非也

服不氏　射則贊張侯注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疏引大射者證服不氏佐量人巾車張侯之事○釗按儀禮大射諸侯禮未足盡據以證周官也司裘

天子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大射大侯九十注大侯熊侯是諸侯之大射禮可證考巾車量人二職無一言及射事而射人職則曰以貍步張三侯是張侯射人掌之有明徵也蓋諸侯官省故以巾車量人同兼攝王朝官備故仍歸射人

司士　唯賜無常注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釗謂無常者無常期也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醫師歲終則制其食是皆有一常匪頒之時也若賜則或臣有勞效或君有恩慶皆非常之事故不能前與其期不然則後世近倖而濫蜀山之銅募人而斬官物

之賞皆可以周官爲口實矣

節服氏　掌祭祀朝覲袞冕（注）服袞冕者從王服也（

釗謂掌王之服袞冕與釋服之節耳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疏）節服氏皆與君同服故云亦如之○釗按節服者節適王之服與釋也容諸侯亦掌之蓋諸侯祭祀朝覲則節服氏亦節適其服故云亦如之其不曰鷩冕而下而但曰其服者亦猶但曰諸侯則四人而不曰四人維斿也此省文法如疏所云則尊卑不辨何以昭服色乎而或以爲其服亦如之句爲注文誤入經文者亦非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注蒙冐也冐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釗謂蒙熊皮者謂冐熊皮盾上詩蒙伐是也伐者盾別名齊語云鞼盾一戰注鞼盾綴革盾上則冐以皮革自古然也其必熊皮者亦如熊侯示服猛而已黃金謂戈禮記中庸衽金革朱子曰金戈兵是也黃其色如偽孔傳鉞以黃金飾斧古今注云金吾以黃金塗兩末及後世之咎名黃□□耳古者銅亦曰金此戈以銅爲之故名春秋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又越絕書風胡曰禹以銅鐵爲兵吾越

尉佗相傳有銅劍亦其類也其不明言居戈者省文金吾者吾禦也亦不言金為何物古人文字多不具類如此矣上言掌下言執揚故亦不犯複也曰四目者謂掌熊皮黃金以相視四方所謂方相出書四目亦如此詁若以為面具則舜明者其不可解說矣鄭注一誤遂有疑此非周公本書者說經可不慎哉

大僕　掌正王之服位疏謂王吉服有九隨事舉動而衣○釗謂此視朝服耳祭祀賓客喪紀則下經言之燕服則小臣掌之則此服不得兼言九也

出入王之大命注入大命羣臣所奏行疏謂羣臣奉行

王命報奏者皆是也○釗按信如此說則天官宰夫掌之其職云諸臣之復是也此官不應復見竊謂入者如後世封還章事也蓋太僕爲左右之臣惟繩愆糾謬是職苟王出命有不利社稷者還之王王不聽以死持之夫還者入之謂也

大喪始崩戒鼓注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釗按駭雷擊鼓也與駴同則駭字正自有義而鄭改何與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王使往○釗按上承大喪云云則注意謂三公及孤卿有喪王使太僕往弔勞也然

喪往弔可矣又何爲而勞乎若謂勞如行人郊勞之文則勞爲吉禮不應與弔同稱且即謂王使太僕往弔公卿喪其於經文亦不合葢經明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不言三公孤卿之喪掌其弔勞也竊謂三公孤卿來弔太僕勞之如是始於經文義當矣小臣職云掌士大夫之弔勞其訓亦如之

隸僕　掌蹕宮中之事○釗謂宮祿宮也互詳宮正職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釗按左傳僖公薨于小寢禮適小寢釋服歷檢羣傳無稱寢廟爲小寢者竊謂小寢君所常燕居

大寢君所常聽朝政故復之大寢路寢也亦名適室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正寢之室也下云升自前東榮中屋不另言其何地亦可見即其所死之寢而復之矣

弁師　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釗謂璂本作琪玉屬謂以玉璂飾弁縫中也

司兵　及其用兵亦如之注用兵謂出給衛守○釗按注意以衛守別上授兵然獨不思出給與授本無別乎且經亦未嘗有衛守意竊謂其用兵言利用之兵如牛刀徑路刀之屬耳蓋古出軍斬牲以徇陳又軍事共其犒牛無爲皆執戳陳之刀以殺之故知其必

別有兵也

司弓矢　其矢箙皆從其弓注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釗按如此說則經言其矢皆百可矣又何必云其矢箙皆從其弓爲此詞費不殺乎竊謂從者如其弓性也按上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椹質曰射甲革則戰陳當用之易曰弧矢以威天下則弧戰陳之弓經雖無明文推其義與下經所謂枉矢用諸守戰合又考工記輈人職曰弧旌枉矢䟽弧旌弧弓是枉矢宜於王弧有然上經夾庾授射豻侯鳥獸與下經殺矢用諸近戰田獵合是殺矢鍭矢宜於夾庾有然

上經唐大授學射使者勞者與下經所謂恆矢用諸散射合夫散射不專一名之謂也是恆矢宜於唐大有然此所謂從也然則箙亦曰從其義何創按箙亦數等詩有魚箙以魚皮飾之鄭語有箕箙以箕木為之而爾雅翼萁草似荻而細織以為矢服下經亦有籠箙以編竹為之詩一與四牡並言一與簟茀並言則職車中之具也其諸枉矢盛以魚箙而從枉弧與下經言田弋充籠箙矢則獵弋之物也其諸殺矢盛以竹箙而從夾庾與惟矰矢不在箙此言其矢箙故知矰矢也記桑弧以射四方應弧即桑弧曰射四方疑亦散射之類鄭語

言㢸弧箕箙則㢸弧疑亦唐大之類其諸恆矢盛以箕箙而從唐大與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注)弩無王弧王弧恆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釗按注意甚晦如謂王弧之弓但以恆服弦則矢不疾故而廢其名然弓之名夾庾唐大者雖往體多亦無恆服弦之理則何獨不并夾庾唐大而廢之竊謂弩偁機天子不可以機示天下故弩獨無王弧之名蓋王弧者天子弓也下此諸侯大夫之弓則可以名弩矣諸侯大夫皆臣也書曰若虞機張虞人亦臣虞者以弩爲天子驅除

猛獸諸侯大夫以弩爲天子驅凶害其意蓋同且王弧弓之弱而能遠到者唐大夾庾弓之强而不能遠到者天子垂裳端拱而威及天下諸侯勵精宣化而威及一國其象如此然則弩之不得名王弧此其旨也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注物弓弩矢箙之屬〇釗按周官經凡言物者皆多據物色而言此經言以其物是謂頒諸侯以彤弓大夫以黑弓之類

田弋充籠箙矢疏充籠箙矢者籠箙皆盛矢物及矢皆共之〇釗按審如疏言則以共作充也竊謂充備也

訓見廣韻蓋田弋多矢多故於束矢外尤備之以待供給

戎右　會同充革車注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釗謂充備革車者并戎路廣闕革輕五戎皆掌之按共者春官車僕所謂共革車各以其倅會同亦如之是也掌其儀者戎僕所謂掌戎車之儀是也掌其倅者戎僕所謂掌王倅車之政是也馭者馭夫所謂馭從車是也獨不見有充其五戎之正車者故知其必此官也其曰充何也曰臨時治之之謂掌先時治之之謂充充備也其戎五而序官中大夫二人

上士二八何也曰充者亦言其故也戎僕所掌倅車各十二乘而序官中大夫亦僅二人

盟則以玉敦辟盟（注）鄭司農云辟法也元謂使心皆開辟也○釗謂此訓殊强按辟明也祭統對揚以辟之注言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則此官辟盟亦謂戎右奉敦而進申其論議以明兩君之好耳史記平原君傳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後漢書隗囂傳有司奉盤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是辟盟之義也其用盤者或平原相楚王則

君臣爲盟爵與諸將則同黨爲盟故殺其禮而不用敦與

齊右　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釗按注義則經當言凡遇牲矣竊謂牲事迎牲也大中小祭皆有牲故曰凡前馬者容君雖乘車出廟門迎牲及牽牲時君已下車故齊僕亦下而前馬與

戎僕　掌凡戎車之儀注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釗謂戎車者革車凡者統五戎言之語所飾謂之革語所用謂之戎其實一也儀者

廣車宜于橫陳闕車宜于補闕革車宜于爲蔽輕車

宜于衝突之類劉熙釋名曰儀宜也得事宜也數者

用之皆得宜故曰儀焉而注以爲衆之兵車則輿司

馬掌之豈戎僕之職哉

馭夫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注）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

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馳逆之車（　）釗按賈疏云知

貳車是象路之副者以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故知

之也然考貳者副也少儀曰乘貳車必式注貳車副

車則安可謂獨象路乃得是名乎毋亦與戎田互見

爲義猶言倅言佐耳如泥貳車字面獨道僕職中有

之則戎僕田僕之職并未嘗言從車也康成又何以謂從車爲戎田之副乎竊謂貳車者象路之貳田路之佐及車僕職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革車之倅輕車之倅也以其副正車故通曰貳焉從車者典路職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從王之路也以從王行備用故曰從焉使車則使于四方之車也以其爲使人所乘故曰使焉然路亦謂之車者何也曰猶掌五路之官亦曰巾車戎僕掌革路而曰戎車也說經者不務通大義而膠柱一二字之微曷怪其支離詞費哉

校人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二耦爲乘疏言養乘之者巳下皆四四爲耦是因養馬乘習之○釗按乘謂驅步之馬漢書貢禹傳廄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乘之所謂步作之也

廋人　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注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釗謂馬耳馬飾說文辟下注云乘輿金飾馬耳也則當盧者曰錫夾頸者曰勒鼻口者曰鞿飾耳者曰廦此經馬耳正謂此散者不縛束之蓋春時駒則執之不使近母馬則使之游牧通淫月令游牝于牧是也此經散馬耳

亦正謂此而鄭氏謂以竹押其耳無乃非散之義乎
圉馬者馬旣通淫則須養之然非廋人之職此言者
謂令圉師圉人故下按云正校人員選也校人謂師
圉鄭注貝是或謂禁圉之使不得近母夫豈其然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注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
事也○剏謂傳謠歌之類一人倡之則千萬人轉說
焉故曰傳道也爲王誦之者於以見民之喜樂疾苦
焉爾而注謂古今所傳說于四方何義哉

番禺陳慶修錢塘汪舜俞校字

周禮注疏小箋卷五

南海曾釗學

秋官司寇第五

大司寇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疏大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相勘當也○釗按大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八枋執國法未嘗掌其貳也下及國令之貳者一及字則之貳二字不屬國法可知其曰貳者一則曰萬民之有約劑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曰萬民則非大盟約可知矣一則曰國令之貳令者一時之規則非大盟約之書亦可知矣竊謂當以登于天府大史內史爲句其司會不得

連上爲句者司會職掌邦之六典八法一則之貳自有明文故也

士師　四曰糾用諸國中注未有聞焉○釗按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此經所云糾即此是與大司寇建言士師奉而行之與但言國者舉內以見外也

朝士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注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釗按貨賄六畜不能知其所自來故委之舉之公之私之若人民能自言其居處者得者自當送之彼處而以無求遽舉之無乃非乎即謂逃亡者必不自言然舉其逃亡書所謂遺逃主也周

公旣以斁紂復自蹈乎竊寇人民六畜猶言庶民之六畜耳不曰人民貨賄六畜而曰人民六畜者蓋貨賄則合卿大夫庶民皆有之而六畜則庶民所獨傳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此人民所以不加于貨賄之上也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注）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疏）轉責使人歸之者謂有人取他責乃別轉與人○釗謂屬託也屬責者謂遠賈異方而死者屬侶伴之人收取其責負者或賴不償因訟於官則官必召其地相比近之民

問是果與亡者爲侶伴否然後聽而責負者償之所以防影射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釗按注疏皆以家人絕句愚意未安蓋家人旣絕句則殺之者何人乎竊謂當以軍鄉邑及家絕句鄉邑皆公地家則卿大夫也盜賊至犯官長則眇法極耳故人人得而殺之其不曰民者統府史胥徒農工商賈言之也注疏蓋緣下經云殺之無罪何法假固而誤也不知下經有報仇讎者云云則殺之是報仇讎者殺之與此正不可同

司刺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疏三灋者謂上三刺三宥三赦○釗按

注訓刺爲殺故有此誤易彥祥訓刺爲刺取之義其
說是也此三灋亦當指三刺小司寇曰以三刺斷庶
民獄訟之中與此求民情斷民中正合蓋以三刺之
灋聽人之情僞而或宥或赦皆因之矣其三宥三赦
之上下文不及若干殺者宥者減死一等宥之上則
殺也其不曰刺而曰灋者三刺皆有法焉爾

布憲　以詰四方邦國注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劍
謂此說頗費辭按說文問也禮月令詰誅暴慢注謂
問其罪窮治之此經所謂詰四方者蓋以國之刑禁
問四方邦國有犯者否將窮治之也云爾

禁殺戮　攘獄者〔注〕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元
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釗謂攘猶擾亂也
史記陳平傳傾側擾攘漢書賈誼傳國制擾攘是也
擾亂者謂獄已成而教罪人作誣辭反案曲引律例
以亂執法者之心如今世之所謂狀師者也遏訟者
蓋土豪二者皆猾民故司察而誅之
野廬氏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注〕守涂
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釗按賓客之至四時
皆有之民之歲晚務閒使其聚欜可也若當春夏之
閒無乃奪農時乎竊謂不曰民而曰人不曰近涂地

之民而曰守涂地之人意即其百二十之徒也不然匪惟害農其百二十人無亦冗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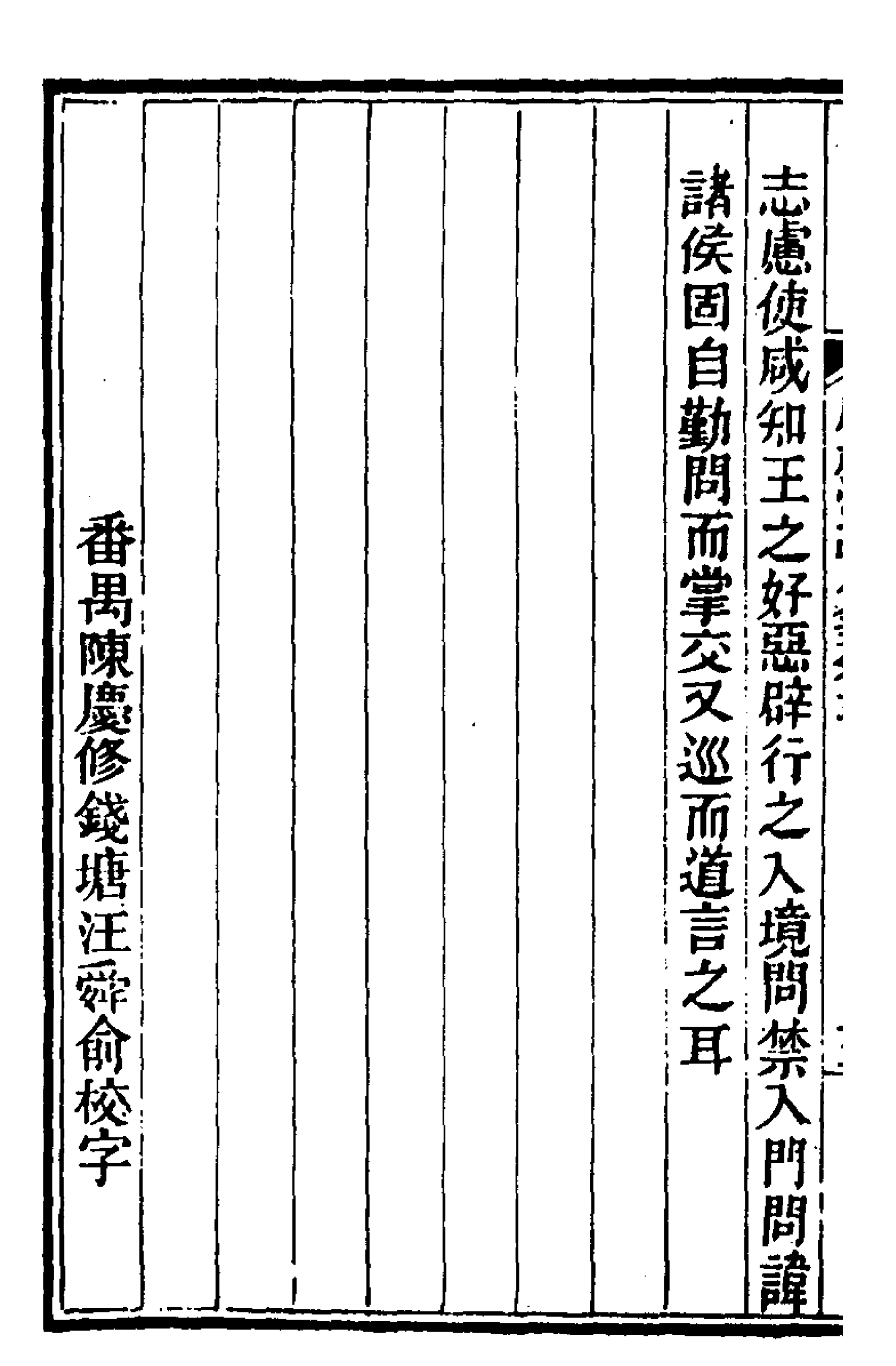
司烜氏　則爲明竊焉【注】明竊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釗按此則讀爲若作爲之爲竊謂明竊者秉火以明照之蓋舉人夜葬荀子曰舉人之喪不行晝行以昏殣古之法也故必以火意此官掌之耳爲當讀去聲

條狼氏　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注】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釗按樂師在軍中但吹律耳即不驗於事無害也罰之可矣鞭之無乃過重乎大史小史主禮事則是祭祀也祭祀失儀

亦未至殺與壘也然則師亦言其長耳戰國以孫臏
爲軍師則師者亦軍將之稱也大夫職猶卑故轍五
百師則尊則轍三百蓋位愈高則罪愈輕固其理也
大史小史亦謂在軍中占天時者紂以甲子亡周以
甲子興推步陰陽雖非軍中要義然晦日不出師六
甲窮日亦不師自古而然本經亦於大師時使大史
職抱天時又使小史佐之則亦未嘗不重矣君重之
而臣輕之不殺以徇其誰復重顧職小史但曰墨者
小史爲佐則非專職事有掣肘智有未及但墨之足
以警矣曰然則軍將師位卑而罪重史則位卑而罪

輕何也曰軍將帥則位卑者事親史則位卑者責分也其大史則別曰邦何也曰諸侯在國皆有大史及帥軍旅而勤王則惟奉王朝大史所用之時而已謂之邦者別僕右馭大夫師等之統諸侯臣而言

掌交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疏天下九州千六百餘國使皆周徧必無徧理今言之者蓋是國有不知治者徧使知之也○釗謂序官中士八人疏謂必無徧理良是然謂國有不知治者徧使知之則未必然也按經明言邦國之諸侯則非巡其四方邦國甚明竊謂邦國諸侯來朝者掌交巡之以道王之德意



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入境問禁入門問諱
諸侯固自勤問而掌交又巡而道言之耳

番禺陳慶修錢塘汪舜俞校字

周禮注疏疑何爲作也諸說異同非深思不能通思而不安故疑也疑何爲獨後鄭也先鄭及杜子春之學實不及後鄭然其說之可疑者賈公彥疏已申明之賈右後鄭故獨疑後鄭凡所不疑皆洞知其所以然而確然可信者也必徵古訓以證之何也不敢空言說經也徵古訓而不及六朝何也東晉尚清談非經義也然則孔沖遠正義何以稱引也孔賈於聲音訓詁之學雖疎而羣經貫能洞穴亦漢經生之支流也不及考工記何也考工非周禮本書又戴東原氏圖說確甚不可易也嘉慶戊寅八月十五日南海曾釗識

此書余自甲戌創意至乙亥而五官皆畢無攷工記者後出之書非周官本文也其說皆深思得之有與古人暗合者輒刪去今年春讀潛研堂文集中又見周禮令會男女一條云得之梁鴻翥著有周禮解與余說合惜乎未得其全解讀之也庚辰三月十八日記

跋

此周禮注疏小箋初名注疏疑主疑後鄭旋易艸稾兼先鄭杜君乃定今名亦及音義名略之者从多也挍甫畢適有齊魯之遊遂復仍常以授梓同治辛未正月潘繼李謹記